

19.2/5

《揭陽文史》
总第十三集



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

揭陽工商經濟史料專輯
(上)

揭阳工商经济史料专辑

(上辑)

《揭阳文史》总第十三集

揭阳县政协文史编辑部

一九九一年一月

顾问：刘理之
主编：王 钊
编辑：蔡楚云 林 克
封面题字：林雅杰
封面作画：林寻稳
全书设计：王 钊

《揭阳文史》总第十三集

出版：揭阳县政协《揭阳文史》编辑部

印刷：国营揭阳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6万字

出版准印证：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

准印证91粤印准字第53号

工本费：5元

序

郑本光

揭阳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揭阳县工商经济史料专辑》（上集）终于出版了。这是文史工作向专题化迈出的新一步，是值得高兴的事。这本史书的问世，对于承先启后，鉴古知今，繁荣揭阳经济，是有积极意义的。

时光易逝，岁月无情。历史总是沿着她固有的轨道前进，同时也遗留下许多碾过的痕迹，让人们去抹开灰尘，还其本来面目，以资启发后人。文史工作的同仁，正是以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为此而尽力。

揭阳建县历史悠久，素为粤东大邑。历来以农为本，农业的逐步发展，工商业相应而兴。建国前，工业就已有采矿、制糖、碾米的发展，并初具规模；手工业则比较繁荣，如抽纱、夏布、火柴等；商业的酱油、糝肥、粮食、京果等十几个行业更是生机勃勃。许多手工艺品和副食品早已远销国内外，遐迹闻名。而在各行业中不乏经营有道者，有的积聚钱财，广置宅地，为子孙计；有的不断扩大经营而成巨贾。但商场如战场，在剧烈竞争中，也常有浮沉起伏。至今事过境迁，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回味。

《揭阳工商经济史料专辑》的作者和编者，以炽热的感情，生动的文笔，挖掘整理成册，为我们再次展现建国前我县工商业发展的历史概貌。这里面从阉猪、割鸡、打锡、补锅这些接近湮没，且易被遗忘的小行档到我县近代工矿业历史的探索；从榕城的佳肴美点、风味小吃到新亨菜脯、咸菜以及揭阳的酱醋制作销

售；从农村砖瓦窑的副业生产到城乡抽纱、夏布的加工；从池厝渡的药材市场到八音树下的鞋庄。形形色色，既有趣闻轶事，又记录了行业的盛衰，也介绍生意经上的诀窍。全书共四十五篇，约十六万字。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陈迹中悟出许多道理。

《专辑》作为史书，也描述创业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这里有土专家的成长，老企业家的拼搏，特别是我县著名爱国实业家——捷和行郑氏昆仲在创业史上所走的成功之路，更值得钦慕景仰。

作为历史，也给我们一点启示：揭阳人民在历史上就是聪明才智，善于创业的。揭阳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定能更加兴旺发达，这应成为我们今天和明天的共同信念。

史库就象浩瀚的大海。今天我们所得无非是几滴浪花。但“十围之木，始生如蘖”，就算是一小小嫩芽，只要有补于世，就得多浇点清水，培养她成长。当前，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专心致志抓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前提下，我们所做和要做的事就更有现实意义。

古人有“人之患好为人序”之说，我恰相反，诚恐“刻鹄类鹜”，不像样子。鉴于编辑同志美意，只得拼凑几句，略表心意而已。

目 录

揭阳解放前工商业概况	王 浩 (1)
榕城设治时工商业规划小考	林道崇 (4)
揭阳夏布业发展史的经营概观	陈成宪 (7)
揭阳夏布业盛衰记	黄光启 (11)
夏布业综述	晖 霞 整理 (16)
抽纱史话	周世东 (20)
渔湖顾绣业的发展	黄光启 (28)
抽纱经营的趣闻轶事	周世东 (31)
记建国前的揭阳糖厂	陈一粟 (35)
漫话锡场制糖业	林盛钊 (43)
渔湖蔗糖之浮沉	黄光启 (47)
揭阳矿业旧时谈	孙业廉 (50)
揭阳电力工业的起始和发展	金 刃 (55)
捷和创业发展的成功之路	王 浩 (59)
黄亚糯与塘埔五金业	黄光启 (64)
揭阳火柴业	郑培杰 (70)
揭阳砖史述略	吴道跃 (76)
浅谈解放前棉浦村的砖瓦业	庄泽民 (79)
吴成合鞋庄始末	吴诗立 (81)
漫话揭阳雕刻业	孙业廉 (92)
小记揭阳的刻书和书局	孙淑彦 (101)
揭阳几项被淘汰工艺忆述	林道崇 (103)
榕城旧市街的形成和名称的由来	陈成宪 (107)

揭阳商会琐记	金 刃 (111)
清代、民国时期的揭阳圩市	陈惠雄 (115)
揭阳解放前后的粮食贸易	李 逸 (123)
筹建粮仓何其难	李 逸 (128)
浅谈近代揭阳布业	林道崇 (130)
池厝渡药材经营	池深青 (133)
美孚石油公司揭阳总代理商概述	庄泽民 (136)
揭阳茶业和潮汕“功夫茶”	王 钊 (141)
榕城惨业浅谈	老 农 (146)
八音树和榕城鞋店	周祥章 (148)
揭阳照相业小识	摘 园 (150)
榕城小吃拾零	书 童 (152)

揭阳解放前后银行的设立与布局	邓育元 (154)
----------------	-----------

搞活侨汇、沟通侨情

——记揭阳魏启峰批局	魏基强 庄泽民 (157)
------------	---------------

揭阳钱庄业溯怀	孙寒冰 (164)
---------	-----------

揭阳酱油	林家欣 (168)
------	-----------

揭阳白醋	林家欣 (171)
------	-----------

漫话新亨咸菜、菜脯	吴 武 (174)
-----------	-----------

新亨菜脯咸菜等的传统腌制经验	绍 宝 (177)
----------------	-----------

钱岗蚝史话	蔡汉铭 (181)
-------	-----------

土特产小辑	编 者 (187)
-------	-----------

揭阳首建之轮船码头和航运杂述	林道崇 (198)
----------------	-----------

后记	编 者 (201)
----	-----------

揭阳解放前工商业概况

王 浩

揭阳昔时“贵五谷而贱金玉”，向以农业为主，副业、手工业为附，商贸乃服务于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

工业方面，明代以前已出现采矿、造船、建材、纺织、食品、农具、家具及其它日用品生产，但多属自产、自给、自用。其时基本为手工业，民国时期才逐步出现机器生产。较早采用机器生产的有：民国六年（1917年）乾记公司在大洋塘湖山用机器采钨；民国廿一年（1932年）丁子久的利源公司用机器在埔田一带采锡和捷和在榕城北窖创建揭阳第一家机器工厂；民国廿二年（1933年）陈济棠到揭阳曲溪创建广东糖厂；1937年榕城北窖出现的第一家火碓碾米厂——名利号。这些都可算是揭阳县用机器生产的先驱者。至于电力工业，火力发电的最先者要算民国廿六年（1937年）丁翰宣在丁府创建的小型电灯公司，水力发电则是1944年刘细笛在龙潭倒背村所建的小型水力电站。至解放前，揭阳工业生产的主要行业有矿冶、建材、纺织、抽纱、食品、农具、家具及其他日用工业品生产。矿冶业宋时已出现，而以后的历代王朝时兴时禁，发展甚缓，至民国时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揭阳矿冶业有较快发展，到1937年采矿极为兴盛，当年全县共有采矿场51处。建材生产主要是生产灰、砖、瓦，为揭阳传统工副业之一，宋代已有灰、砖、瓦的生产与应用，到明代才逐步发展为商品生产，民国期间，榕江南北河沿岸村镇如大西、西郊、曲溪、锡场、玉浦等均有建窑烧罈灰，福岗、篮头，

棉浦、宝联、下园等乡村则已成为有名的砖瓦村。食品生产主要有制糖业、腌制造业、酿造业、调味品业等，制糖业多为土法榨蔗煮糖，还有糖饼、糖果生产，蔗糖生产多在丘陵地带的产蔗区，较出名的有锡场、曲溪、桂岭、新亨、白塔、玉湖、塔头、河婆、棉湖等地；糖果生产著名的有棉湖瓜丁、炮台南糖、榕城米花喜糖、糕点等；腌制造业的主要产品为菜脯、咸菜，新亨的菜脯，大坪埔、桂岭等地的咸菜，闻名海内外。调味品业则以杨财合的豉油、郭捷发的白醋为著名产品。酿造业要算古沟的耆园酒厂较有名。纺织业历史悠久，宋代已出现木织机织制夏布、土布，抗日前，夏布为全县农村妇女的家庭手工业，确是“乡无不织之妇”，而棉布织制则应自1926年榕城利美布厂创建后才有较快发展，不几年，仅榕城即发展十多家布厂，还有上垌、南山、灰寨、东洋王等地也发展一批纺织企业，织制棉布、面巾、油心带等。农具制作与家具、日用工业品的生产，门类繁多，有五金、木、竹、藤、草等制品，且遍及全县城乡，其中较著名的有榕城打铜街与棉湖镇、渔湖塘埔村等的小五金，五经富、河婆等地的铸犁鼎，盘载陈、山家的打铁钉，榕城史巷的家私厂，柴街与棉湖的制“瓠靴”（木杓），鸿江、后围、港尾、港角、大洞等村的编竹篾，内畔、南湖、莲角池等村的织席，尖山、半洋的缚扫帚等等，都是当时较出名的手工业专业村。抽纱工艺于1890年传入揭阳的渔湖、榕城、五经富等地，渔湖京岗的孙敬喜首办抽纱业，1924年以后炮台逐渐成为揭阳抽纱行业的集散地，1936~1937年，全县抽纱商达143户，从事抽纱的女工约10万人，年总产值为824万银元。除上述行业外，还有造船及火柴、钟表零件、单车零件的生产。然至解放前夕，全县工业基础仍十分薄弱，且大多数仍为手工业生产，1949年全县工业产值仅有1320.62万元，占工农总产值的13.56%。

商业方面，揭阳昔非商贾辐辏之区，向来比不上潮州。然因稻米、蔗糖等物产丰富，还有抽纱，夏布等大宗手工业品，为商

贾贸易提供发展之资，故也颇繁荣。明、清时期，商业经济已逐步得到发展，集市逐渐增多，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全县已有城市22个，而以县治榕城及炮台、新亨、棉湖、河婆等集镇的商业贸易较为繁荣。同治元年，汕头开埠促进揭阳的商业发展，1900年英、德、美等国的一些商行开始在榕城设代理公司。以后，一些地主士绅也逐步兼营商业，仅榕城就相继出现吴丰源、郭恒丰、陈德隆、吴合顺、林太记、林三达、吴丰发、商明顺等有名商号。其中林太记是当时揭阳最大的侨批行，林三达与吴丰源则为著名的煤油代办。民国期间，商业进一步发展，集镇不断增多。民国廿四年（1935年）全县共有集市61个，商号4881户，推定资本为510.48万大洋元。民国廿八年（1939年），日寇相继侵陷汕头、潮安、潮阳等地，揭阳遂成为粤东地区的商品集散地，商贸倍加繁荣，榕城当时还被称为“小香港”。但1943年米荒后，加上1944年末日寇陷揭，揭阳的商业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复员后，国民党政府赋税繁重，且滥发钞票，洋货充斥市场，物价飞涨，市场混乱，许多中小商号纷纷倒闭。

综观解放前商业，基本是私人经营。经营的商品有京果、夏布、抽纱、土糖、大米、肥料、洋杂百货，日用杂货、鱼鲜、肉食、菜蔬，还有山货与其它农副产品、土特产等。这些商品有外销、内销，还有进口的。其中外销较大宗的有土糖、抽纱、夏布、菜脯、咸菜、生果、大米及其它土特产，其中土糖、夏布、菜脯、咸菜等商品的外销量相当可观。自民国10年至23年（1921—1934年），每年销往地外的夏布约30万匹，菜脯、咸菜等腌制品的外销总值约200万银元，民国廿四年（1935年）外销的土糖为13万担，自民国十年至抗战前，外销商品每年的出口总值在1000万至1500万大洋之间。进口商品有肥料（豆饼及少量田料），海味、京果、药材、布匹、洋糖、烟酒、洋杂百货、煤油等，进口量甚大。自产自销的商品主要是鱼鲜、肉食和菜蔬还有农具、家俱等等。

榕城设治时工商业规划小考

林道崇

《宋史·地理志》，宣和三年，割海阳三乡置揭阳县，绍兴二年废入海阳，八年复仍，移治吉帛村（京岗）。郭春震《潮州府志》谓十年卜地留隍不果，改卜玉窖村（榕城）。

史称割乡置县与废入海阳者，疑系拟置及撤销前议，故未见设治历史痕迹。八年复仍及志称十年改卜玉窖村者，始系割永宁、延德、崇义三乡置县及移今治榕城也。

是县治自绍兴十年（1140年）移治榕城，迄今（1991年）已达851年，当其设治伊始，有古体国经野之义，细审城区规划遗踪，并非乱杂无章，盖有深意在焉。《易·系辞》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是导民生聚，通其有无。《周礼·司市》有朝市、大市、夕市之分。是按物品之需，而分朝夕。故建治者遵其义、取其意，以利民用，粮猪三鸟，互以大市，鱼鲜则大市至夕。

昔之街巷，据《县志》所载，仅有宣化街（后称大街、即中山路）、学前街、关爷前街、北门街、新街、打铜街、城隍巷、史巷、木坑宫巷（即涂巷宫）、东桥巷、南市巷、马山巷等，其他街巷，多系后置。惟新街原名“倾丝街”，为《县志》之所未及，溯上五十余年，新街楼仔下之上，尚挂有此三字匾额，红底黑字，当系丝织品集散地，而与北市之织丝巷或有相关连者。

城区原分四市，俗有“城隍灯笼四市”之谚，盖城隍庙门前灯笼上书“四市平安”。然四市非分设四方，而是南北二市各分

内外，南市在大街南段，现南市巷尚在，贸易农业用品（山货犁耙等）。南关外市在南门外，南河渔舟停泊，鱼鲜在此上市。北市地处今西门街东段，石狮桥下至书院巷一带（以书院巷附近之更铺巷为《县志》列入北市范围为据），现许家祠前后仍称北市，商业主要为民生日用品。北关外市在北门外玉浦渡头，为农产品集散地，俗称蕃薯埠是也。

至于猪苗则有猪仔圩，圩日二、五、八，聚散于东门城脚。米市在大街乡约所（旧商会）前，乡民糙米互市，自晨至午。三鸟本在南关外市，清末移于大街石坊下的俗呼为鸡鸭亭，每当上午，人畜声喧，交通为阻。

南北二内市之外，余市有市牙，亦曰市佺，俗称中人，介绍买卖，收取佣金。蕃薯三鸟，置戥为秤，米以斗量，“猪中”惯以花言巧语，牵引成交，故善讹骗者，人称“猪中嘴”。

玉窖溪横冲城区，自南而北，北段东岸为柴街，专造水车等木器农具。越石狮桥以南为草街，凡稻草、木炭、陶瓷、萝卜等土产船舶，泊岸贸易，水上成市，为近县所无，每值端阳佳节，龙舟竞渡，蜿蜒入窖，南北畅通，水上管弦锣鼓，岸畔绿女红男，亦他邑罕有。

打铁工业，在草街对岸打铜街，旧有良顺兴何洽成等打铁店数家，镰剪菜刀，允称巨擘。乃看新庵头打锡薄地方，专打冥镬锡薄。至于染坊有靛行街，在西门外。铸鼎有铸鼎街，在北门外。牛屠场在西城脚，牛屠巷仍在。又，以前屠猪，均由猪肉店主，晨至猪主家中屠宰，故无屠猪场。大典商肆设韵桥内，当铺巷犹存。灶下火灰，用以温松土壤，集散西南城脚，地名火伙（灰）堆。特产夏布，必粒浦土布，有布街贾肆收购，或自摆卖，成为布市。南外市既废，外来鲜腌鱼类，麇集五铺街鱼行，遍地鱼腥，因而“五铺石”名辞之歇后语，为“卤有臭”，譬人之吝啬。

其余镇（钉）屐街、雨伞街、打锡巷、打石巷、牛皮巷等，

莫不由工业类聚得名。故城区规划，建治时确有一番布置，迨后沧桑变迁，始有更易也。



揭阳夏布业发展史的经营概观

陈成宪

自鸦片战争之后，我国门户洞开，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外轮通行于我沿海各港口，揭阳土特产，乘海运南北通流之便，于是出口日繁，尤以夏布、蔗糖为最盛，一时通往北方各省畅销，与粳、豆、棉、麦、苧麻、酒类各商货南下通流。当清末同治、光绪年间，招商局船务初发达（它成立于同治11年—1872），中外商船海运竞争激烈，揭阳夏布商纷纷扩展业务外销，初以上海、烟台二地为销售据点，后扩展至天津、青岛（山东购销夏布数量最多）、汉口、广州、厦门、漳州、台湾的淡水以至日本畅销。光绪初年夏布商县城以北门林祐记、西门黄万隆二商号为首富，当时年销夏布数量，因尚无行业公会成立，缺乏售数之统计，又系私营商户，因商务竞争，对业务获利、多秘而不宣，只能从后来各商户对家务产业经营的资金与置业看出当时夏布业的鼎盛兴旺状况。如在上海经营的林祐记店东林炳，在北门后来置有地产业，除地租经营年有稻谷租息收入外，竟建有著名的祐记祠堂一座，祠内画栋雕梁与刻石，处处显得细工精致，尤以祠前三山门墙壁宏敞，石壁磨光如镜照人，蔚为玄奇古朴，祠前面临内城河的城池中，又建有“浮水书斋”突兀水上，书斋明轩高敞，窗户宏丽，摆设精雅盖于当时。此外又在北城门内左侧，建一“祐记书楼”，楼阁华丽，门窗户扇美观可人，与当时丁日昌公馆之书楼，南北媲美，称名极一时之盛。在广州创业的黄万隆号，则在西门清风桥旁置有万隆祠堂，建筑型制为三壁联，祠堂两旁辅以

大屋各一座，称三厅连串，在城里私人中，拥有房屋占地之广为逐最，也可见其盛了。按当时产业估计，二商号之资财，都约达十万银元之谱。由是可见当时揭阳夏布业在本国以至国际市场上，是独占鳌头。

揭阳夏布业的兴旺，是由于地处亚热带南方，气候温暖，又濒临南海，湿润多雨，对农作物种植尤为有利，南北二河灌溉称便，于是农业发达，而农家妇女，普遍缠足，不助农事，农余之暇，多从事副业的纺织，以裕家计，特别在渔湖平原，土壤深植，稻米单位面积产量高，虽时患旱灾，仍以米仓著名，俗谚有说：“渔湖三年有收，猪母挂金耳钩。”渔湖妇女织苎为家中最盛的副业，织工细腻精巧，由是织成夏布最著名，当时上海夏布商，几乎全部货源，都采购来自渔湖。

夏布是初由织苎成**纴**纱，苎麻来源，统由于汉水流域的陕西安康、紫阳、至湖北襄阳等地，以及洞庭湖沿岸的大庸县，（著名永定苎产地）新山、益阳、常德暨湘南的桂阳一带，购运而来，再由苎纱转纺成苎布，称夏布。夏布细工分有白苎布与加工漂染成白玉色，后再加工轧实，光泽如绸帛的玉蓝布，价值更高昂。夏布的**纴**纱，又织成疏纱，成蚊帐，疏密有度，既能御蚊、又通风透气，不使人有闷热之感，特别以丰顺县汤坑镇织制的蚊帐，经山泉水漂晒，成洁白晶莹如玉的著名汤坑蚊帐。由是各种夏布多集于榕城转成商品出口，榕城大街（现中山路）于衙署前，市肆繁盛，横街中就有专营夏布业的布街，街东向直通至马山窖溪，以联系农村水运载布匹进城成交出口。因此夏布业以集中榕城布街为最盛，街名至今如旧称。后来连苎**纴**市场也集中在进贤门街中的车公桥旁；与布街东段连在一起。布街西段则全经营夏布业，当时至后来的商号名称旧址，如广发、广华号、与谢复记，杨养记、方顺裕，现仍称其旧名。

至于上述林祐记、黄万隆二号之后，继起的商号，在光绪中叶，约于1895年间，更有西门许淑六经营的许合发号，当时总发

行商号设于汕头市为许和成号，他所经营的业务，计设有分销号多达十三处，北至天津、烟台、青岛、上海、西至汉口、南及厦门、漳州、广州。海外则至台湾淡水 and 香港。他后来的家业建有许合发祠堂一座，建筑精巧，称誉邑中。惜淑六扩业特大，经营劳心过度、积劳成疾，未能终其志愿，遂致中年夭折、终年仅46岁。继后虽有子侄辈出，续行经营夏布于本城大街，设许炽昌号，未久转营绸缎庄，经营未有起色而歇业。

与此同时继后者及在此之前，又有西门吴仁丰、母仔桥林任记、进贤门许广孚，暗桥池朱垓记，都是夏布业的大户，林任记许广孚先前曾合郭兴合在本县经营，皆是大夏布商，吴仁丰则经营在汉口，朱垓记在上海创业，同当时揭阳商号郑两成店东郑礼和一起在上海洋行街、进行批发转卖为主，广销于江浙苏杭二州一带，垓记店主朱雁垓产业丰厚，于民国十三年病逝于上海，亡后专租赁一洋轮扶载其灵柩归葬，至揭阳时举行迎柩奉葬，仪式隆重，有大规模的排场，极为阔绰，称一时之盛，可见其资财之富足。此外朱雁垓又在揭阳大街中，组合一股份商号合顺公记，他是第一大股东，初经营夏布业，后转营绸缎庄，是揭阳有名的大商号。继朱之后在上海经营夏布业的还有谢复记、吴瑞丰、许森丰，都是揭阳夏布业大户，经营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才结束歇业或因经营不善，半途转营他业而结束。

揭阳夏布业在广州经营者，也有长期的经营历史，如黄万隆、林任记。任记早在清末之初，其父亲就先设泰隆号于广州。其后又有东畔王村人王源昌、王源记二商号及榕城人许莲川等相继在广州设店经营。他们大都集中在广州西濠口的状元坊、晏公街、以及广州市中区的马鞍街一带营业，其营业额虽次于上海、天津的夏布商，黄万隆则不相上下。他们先后大多成殷富商户，如林任记店东林经任较著名，他继承父业，又出生于揭阳名族母仔桥林，早为殷户，也是其发迹起家之处。此外东门甲东里人郭兴合号，更是揭阳有名的大殷户，在清末之先，同治年间，以夏

布业起家，甲东里的建筑，也是祠堂三壁联及花园一片规模之大，更逾于黄万隆，他的产业，还有地租租息收入，年收取租息稻谷达四千石之多，现全部屋宅，仍存旧观，声名之盛，以其里第名曰甲东，就是富甲东城之廓，顾名思义，就可知了。

总观揭阳之经营夏布业者，多成殷商巨富，可见夏布业，在当时之盛，与制织精巧，尤其获利特多，盛况持续，且达八十多年之久。初因海运畅通而炽盛，后因抗日战争之影响，继后又因夏布为手工作业，不能随时势而改良，致遭外来机制品的纱罗竹布及人造纤维的丝织品，价值低廉之打击，因而逐渐衰落停歇不堪，以致现代揭阳青年几乎不晓得夏布一词的概念，实为可惜，因特纪其历史的兴衰，以述揭阳夏布业有一段光荣历史，作为读史殷鉴，对地方的土特产业有急起改进与奋发。